

镜正己身 鉴观得失

——铜镜中的法治意象

□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张剑虹

故宫文物里的 法律印迹



图① (唐)海兽葡萄镜

铜镜在古代常被比喻成水面，而水有公平、公正之意。平之如水，与法的涵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古代公堂上悬挂的“明镜高悬”匾额，它代表着对司法官员明察秋毫、公正断案的期许，也是官府自身的宣谕与承诺。

明镜高悬比喻司法官能洞察一切，善于断案，判案无冤。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历无疑。人有疾病在内者，则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则杀之也。”大意是，汉高祖刘邦刚进入咸阳宫殿时，走遍各处库府府库，里面的金银玉器、奇珍异宝多得无法计数。其中有一面神奇的镜子，宽四尺，高五尺九寸，镜面和背面都通透光亮。人径直走到镜前照看，影子会呈倒立状态。如果用手捂住胸口再照镜子，就能清晰看见体内的五脏六腑。若有疾病，只要捂胸照镜，就能准确查出病灶位置。此外，女子若心存邪念，镜中便会照出她胆气扩张、心神躁动之状。秦始皇当年常常拿这面镜子照宫中侍女、妃嫔，但凡照出对方心神异动、心怀不轨，就将其处死。在众多奇珍异宝中，这枚方镜以其奇特功能引起了刘邦的注意。

镜子这种照见人心的功能



图② (唐)月宫纹镜

一、铜镜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传统文化中,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具,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我国,铜镜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文献记载来看,铜镜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传说黄帝是最早的使用者:“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东晋郭璞所著志怪小说《玄中记》载:“尹寿作镜,尧臣也。”

从考古发现来看,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时期的铜镜是迄今发现的最早铜镜,这个时期的铜镜形体都比较小且外表粗糙,属于铜镜的初始形态。

夏商周时期是铜镜发展的一个小高峰,出现了龙纹镜,这个时期铜镜为贵族专用。

至两汉,铜镜走向平民大众,不仅出现了象征天文历法、自然规律与人间法度的规矩镜,一些铜镜上还铸有思念、富贵与辟邪等意愿的铭文。

隋唐工艺达到巅峰,金银平脱、螺钿镶嵌等技法使铜镜华美无比,深受佛教道教影响的唐兽葡萄镜(见图①)、月宫纹(见图②)图案自由奔放,尽显盛世气象。

宋元的铜镜纹样转向世俗实用,葵花、钟形等异形镜出现。

清乾隆以后,铜镜被西方传入的玻璃镜彻底取代,告别数千年照容功用,沉淀为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

古文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具,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是用来自省。镜正己身,鉴观得失,象征着公正与严明。“镜考”“镜诫”“镜鉴”这类专有名词,便是上述意义的体现。《唐书》记载:“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成语“明镜照形”即为此意。汉代刘向《说苑·尊贤》记载:“明镜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三国志》记载:“孙奋数越法度,诸葛亮上笺谏曰:‘语曰:明镜所以照

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

二是指高明的见解。明镜不疲,屡照不乏,引申为高明的见解,多听无伤。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意思是说,晋孝武帝将要开讲《孝经》,谢安、谢石兄弟与众名士在私宅预先研习。车武子因频繁向二谢请教而心中不安,便对袁羊说:“不问则遗漏精义,多问又怕劳累他们。”袁羊道:“明镜不会因屡照而疲倦,清流不会惧和风之拂,贤者怎会厌烦为人解惑呢?”

三是托物言志。有的铜镜背面铸有寄托相思之情的铭文,如“愿长相思,幸毋相忘”“长相思,毋相忘,宜佳人,乐未央”“日有喜,宜酒食,长富贵,愿相思,久毋见忘”等。

四是宗教意义。比如,道教祖师葛洪口中的照妖镜,“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惑人心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尔”。自汉代以来,“物老成精”的概念深入人心,老的植物或动物“成精”后如树精、蛇精,能幻化成人的模样,用来迷惑人、伤害人,只有镜子才能照出其原形。这就是照妖镜,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照妖镜,《拾遗记·周灵王》中的“暗中视物如昼”的火齐镜,《搜神后记·鹿女脯》中可以看破两个“姿色甚美”的女子为鹿精的铜镜。《红楼梦》中的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风月宝鉴,能够洞察人性、分辨真伪,风月宝鉴虽不是照妖镜,但依然秉承了镜文化的内核。

故宫藏有数量可观的铜镜。2015年,故宫博物院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镜鉴昭明——故宫典藏铜镜展”。此次展览精心挑选了故宫藏的106件铜镜,这些铜镜形态各异,除最常见的圆形外,还有方形、菱形、葵花形、菱花形、钟式、鼎式等风格各异的样式,其中最小的铜镜仿“开元通宝”形制,直径不足5厘米;最大的一面铜镜直径超过40厘米,虽厚重却不失精巧。铜镜背后的纹饰更是神形兼备,从抽象的几何纹到生动的人物故事,不一而足,体现了铜镜背后的法治意象。

二、“明镜高悬”匾额的意蕴

“明镜高悬”是民众对司法官员公正断案的期许,也是官府自身的宣谕与承诺



图⑤ (清)裘装对镜图

说“镜执清而无事”,司法官的最佳状态就是“虚静以待”——如水如镜,不偏不倚,不先入为主,让案件事实自然呈现。

同时,也延伸出司法裁判思想:“原心定罪”与“允执厥中”。“原心定罪”指的是好的司法官要像镜子,既能照见行为(外表),又能照见动机(内心),平衡法理与情理,而不是机械地套用法条。“允执厥中”指的是要不偏不倚、执中守正。严厉苛刻与过度宽容均不可取,只有“明镜止水”,判案才能做到罪行与刑罚相当。一面小小的铜镜,在古人心中被赋予了极重的司法期许:它要求司法官明德、智慧、中立,守规矩,遵法度。

三、汉代规矩镜的核心理念

铜镜是中华法系独特的文化符号,铜镜与司法的关系,本质上是器物文化、政治哲学与法律实践的深度融合。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汉代规矩镜是铜镜与法度观念融合的极致体现,它将一套完整的宇宙秩序观与人间司法准则浓缩在了方寸的青铜之上。规矩镜,纹饰形似木工画圆画方的工具“规”和“矩”,寓意规则与法度。产生于西汉,盛行于新莽至东汉,是当时工艺最精美、流行最广的镜种。

规矩镜的核心设计理念是“天圆地方”(如图④)。圆形的镜体象征天穹,方框则代表大地。中央的镜钮,连带外围的乳钉,象征大地的中心,是宇宙的轴心。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兽分布在镜背四方,既是方位的守护神,也代表四季的循环。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定、有序、和谐的宇宙图景,而这一切都建

立在“规矩”之上。

人们将宇宙观投射到人间秩序,使规矩镜成为当时法律思想的物质载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法律就是人间的规矩。这与汉代务实且系统的法律改革(如萧何定《九章律》)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规矩镜严格的纹饰布局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尊卑有序的认同。

其三,廉政与自省。汉代司法官员戴“獬豸冠”象征公正,而规矩镜是每日“正衣冠”的日常用具,“持镜见规矩”,检视容貌时也在提醒自己恪守准则、涵养规矩意识。

在古代司法文化中,铜镜如同一道无声的律令,将物理之光转化为正义之光。它的“去蔽显真”物理特性与司法“发现真实”的目标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基础上,强调通过外在器物映照内在真理,形成独特的司法认识论路径。

铜镜的文化内涵要求司法者既要具备“明镜”般的洞察能力,更要拥有“明镜”般的纯洁品格。《贞观政要》中魏征以“人镜”论谏,将镜鉴功能从物理层面提升至道德层面,强调司法者内在修养与外在明晰的统一。另一方面,铜镜文化塑造传统司法追求实质公正这一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带来一定历史局限。过度强调司法者个人明察能力,相对忽视程序制度



图③ (唐)菱形海水行舟纹镜



图⑥ (清)对镜仕女图

建设;镜鉴隐喻的模糊性有时导致司法标准的主观化。但是,其“透明”“公正”的核心价值,对当代司法制度仍具启示意义。(本版图片除图④外均来自故宫博物院)



图④ (东汉)王氏八乳对鸟规矩铜镜 江西省博物馆藏